



猫饭 奇妙物语

张寒寺 著

诡异的构思，奇诡的想象

挑战你的思维极限

颠覆你猜测的无限可能

结局逆转一次只是无心

逆转二次就是命中注定

很重口的午夜读物！

治疗睡前饭中马桶上！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猫饭 奇妙物语

张寒寺 著



测绘出版社
SURVEYING AND MAPPING PRESS

© 张寒寺 2015

所有版权（含信息网络传播权）保留，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猫饭奇妙物语 / 张寒寺著. — 北京：测绘出版社，
2015. 5

ISBN 978-7-5030-3713-9

I. ①猫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067905号

责任编辑 赵 强
装帧设计 焚稿工作室

出版发行	测绘出版社	电 话	010-83060872（发行部）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0号		010-68531609（门市部）
邮政编码	100045		010-68531538（编辑部）
电子邮箱	smp@sinomaps.com	网 址	www.chinasmp.com
印 刷	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	经 销	各地新华书店
成品规格	150mm×210mm	印 张	9.25
字 数	151千字	版 次	2015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15年5月第1次印刷	定 价	32.80元

书 号 ISBN 978-7-5030-3713-9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/ 目录 /

C o n t e n t s

佳醇与父亲的重逢 // 001

偷狮子 // 009

只是错相识 // 012

先生的糖罐 // 015

调钟人 // 019

复仇代理乌龟君 // 025

无言之月连环谋杀事件 // 029

伴娘的仪式 // 033

未被召回的故障机器人 // 036

关于药物的副作用 // 044

小满 // 049

老公主 // 056

爱吃书的猫 // 059

甘草片拯救美利坚 // 062

教练告诉我，直到毕业，我都将是个替补守门员 // 065

盲人的妄想症 // 069

- 总统先生与蕾丝内裤 // 073
- 十二个金块 // 076
- 上帝创世的第七天 // 079
- 萨兰哈星的留学生 // 082
- 出售“爱情回忆”的你 // 087
- 冥信片 // 094
- 韩小姐的减肥手术 // 101
- 路灯可鲁的初放 // 107
- 公主，恶龙，还有勇者 // 110
- 间谍与戒指 // 116
- 不准笑 // 128
- 男朋友典当行 // 130
- 10000光年的爱恋 // 168
- 西蒙的火车 // 175
- 又一个老公主 // 178
- 赏金写手 // 181
- 火场的布娃娃 // 190
- 佐佐木家的狗 // 193
- 公主，恶龙，没有勇者 // 196
- 猎杀星期一 // 205

- 互梦之约 // 210
- 雨夜出租车 // 215
- Calling Myself // 222
- 瓶中女 // 226
- 帝王情笺 // 230
- 迟到的守护神 // 235
- 被中断的魔术 // 238
- 转生申请书 // 245
- 湮没之主 // 251
- 暖水瓶里的魔鬼 // 255
- 皇上，你又偷肚兜 // 260
- 捉迷藏 // 263
- 被囚禁的鱼 // 267
- 寒山施雨夜 // 270
- 如何继承一艘飞船 // 273
- 遥远的吻 // 276
- 四姨生了个叉烧包 // 279
- 遗忘的故事 // 282

佳醇8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，她是在放学回家后才知道的。当时她照例拿了三双筷子摆到桌上，母亲却突然哭了出来，佳醇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慌乱得不知所措。

母亲哭了一会儿，终于停歇下来，缓缓地告诉女儿什么叫感情破裂，什么叫离婚，什么叫监护权，什么叫探视权。

佳醇以她刚上二年级的智商琢磨了半晌，大致明白现在的状况是：爸爸不爱妈妈了，爸爸和妈妈不会在一起生活了，自己以后只能和妈妈在一起，每隔一段时间爸爸会来看自己。

于是她问：“那爸爸什么时候会来看我？”

母亲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那以后的日子自然算不上好过，佳醇从早晨起床到入夜睡觉，都要经历各种各样不习惯的变化，母亲煎的鸡蛋不如父亲煎的嫩滑爽口；母亲经常忘记在前一晚的家庭作业上签字；下午放学不会再有父亲来接，更不会有他指着自己的下巴说“看，爸爸今天把胡子刮干净了”；晚饭早早开场，因为不再需要等待加班的父亲，桌上只会有两副碗筷，那只酒杯放在碗柜最高的地方，佳醇再也没见到过。她好像有无数的机会来

抱怨，抱怨凭什么“爸爸”这个称谓突然就只能从别人嘴里冒出来，自己听到后还会那么难过。

可是她没有抱怨过，她睡觉时伏在母亲怀里，任母亲的泪水打湿她的头发，每一次都假装睡着。

父亲第一次回来看佳醇，是在5年后。

那天她经历了上中学后第一次大张旗鼓的考试，考得很糟，她拿着满是红叉的试卷，坐在小公园的长椅上，半张着嘴，呆呆地望着远处草坪上那个跟爸爸放风筝的小孩。

“不开心吗？”

这是时隔5年后，父亲对佳醇说的第一句话。

13岁的佳醇望着眼前这个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的人——除了脸色有些不好，有一点陌生，这个声音毕竟久疏问候；有一点怨恨，这张脸孔毕竟久未谋面。她撇了撇嘴，努力了几次，最终还是不争气地哭了出来，眼泪顺颊而下，泪如断珠。“你都不回来看我！我不开心！我就是不开心！”她扑进父亲怀里，痛哭如嚎。

“没事的，会好的，刚开始是很难的。”父亲拍拍女儿的背，有些语无伦次。

佳醇向父亲诉说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：妈妈做的饭不好吃，邻居的狗晚上老是叫唤，坐在后排的男生总是玩她的长发，还有上课，“爸爸，数学真的好难好难啊，我可不可以不学啊？”

“爸爸，你别走了好不好，你回来吧。”佳醇仰起头，望着父亲。

父亲摇摇头，笑笑说：“不行的。”

那天，父亲挨着佳醇坐了半个小时，然后离去，没有留下联系方式，也没有约定再见面的日期，即使佳醇再哭出来，他也没有回头。

时间一直在走，对有的人来说过得很慢，对有的人来说过得很快。

佳醇高中二年级的时候，谈了第一场恋爱，无声无息地开始，无声无息地结束，还没来得及完全体味它的甜蜜，便要硬着头皮承受分开的痛苦。在她即将开始怀疑这个世界——是否都能毫无怜悯地抛弃她——的时候，父亲再一次出现了。

17岁的佳醇坐在父亲对面，只盯着眼前的咖啡，一次也没看他，她不想跟他说话，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。听母亲说，这个男人这辈子只谈过一次恋爱，就是和母亲，连久病成良医的资格都没有。

她记起更小一些的时候，还曾经赌气跟母亲说，要离家出走去找爸爸，虽然最终未能成行，但那个时候，她多崇拜爸爸啊，认为爸爸就是世界上的神，没有什么是他解决不了的。可是现在——他跟我一样无能，一副弱小无知的样子。

“我听说，大学里有很多更好的男生。”

佳醇鼻子里哼出气，不置可否。

“我和你妈妈就是在大学里认识的。”

“但你还是抛弃了她。”佳醇强忍着没说。

这次会面仍然只有半个小时，直到父亲离开，佳醇一次也没抬头，也没跟他说一句话。

大学在一个很远的城市，佳醇以为，既然年幼时就经历过离别，这次应该不会那么伤心，但看着母亲耳边的白发，她还是流下了眼泪——明明来机场的路上才刚跟她吵了一架。

临安检前，父亲出现了，他看起来好像还是那么年轻，但又似乎老了许多，也可能是越来越陌生，所以越来越没有感觉了吧，谁知道呢。

18岁的佳醇觉得才过一年，自己好像成熟了不少，她大方地与父亲对视，主动开口说：“这次没等个四五年，我还以为要大学毕业才看得

到你呢。”

“女儿去那么远的地方，当然要来送送。”父亲张开双臂，朝女儿走了一步。

佳醇看得出来他不是很自信，于是松开拉着提箱的手，迈了一步与父亲拥抱，贴在他耳边说：“放心，我还没恨你恨到要当众让你出丑的地步。”

父亲尴尬地笑笑，转而耐心地说起大学的事情，如何跟室友相处，如何跟导师相处，什么课值得选，什么课不用去，事无巨细，听得佳醇心烦。

“好啦好啦，啰唆得很。我走了，拜拜！”佳醇向父母招招手，跨过了安检口。

母亲要求佳醇每星期往家里打一个电话，佳醇深知母亲的辛苦和寂寞，所以从来没有忘记过，但她还是会问：“爸爸去看过你吗？”

“都离婚了，还看什么？”

“那你有没有他的电话，他怎么都不给我打个电话？”

“大概是很忙吧。”

这样的对话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生，都在两个女人对同一个男人的抱怨中结束，直到佳醇毕业，都是如此。

毕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日子，佳醇心里也这样认为，所以从毕业典礼开始，她就四处张望，寻找那个熟悉又陌生的人。

典礼上的人很多，认识的、不认识的、笑的、哭的、兴奋的、失落的，唯独没有佳醇最在乎的。

最在乎吗？都没见过几次。22岁的她在心底嘲笑自己。

到最后，父亲也没有出现。

大概这个城市真的是太远了吧，不值得。佳醇站在人群之中，感到

前所未有的落寞。

未婚夫问自己父亲会不会在婚礼上出现的时候，佳醇真的给不出一个准确的答案。

她之前已经和他讨论过“母亲把我的手交到你手里”的婚礼方案，虽然不寻常，但只要大家明白新娘家的情况，应该也不会显得多么格格不入。

可是在心里，还是希望牵自己入场的是父亲——什么啊，明明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个人了。

“我问过妈，说可能会来，”佳醇望着镜中的自己，回想十多年前在公园长椅上哭泣的那个小女孩，这样漫长的改变，父亲还认得我吗？“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。”

未婚夫那边的家人表示理解，尤其是母亲离婚后一直没有改嫁，说起来都有点封建道德模范的意味。这样的故事，似乎更应给予同情，他们甚至同意婚礼在佳醇的故乡举行。

所以在结婚当天，母亲和佳醇准备好了应急方案，还想了一句自以为能逗笑全场的对白，“小子，别以为你一个人养她不公平，我这么多年也是一个人养的！”

如果不是父亲突然出现的话。

母亲很自然地把位子让给了父亲，好像理应如此一样——真是岂有此理，你竟然可以来捡现成的，佳醇愤愤不平地想。

25岁的佳醇被父亲领着走向未来的丈夫。这段路很短，短得两人想不出该说什么话，以洞穿横在他们之间7年未见的隔膜。佳醇偷眼望父亲，他好像还是没有老，又好像满脸疲惫，他的胡子仍然刮得干干净净，模糊的，是他眼中的泪水，还是佳醇眼中的？

只剩最后几步了，佳醇有些着急，她知道余生不会再有比此刻更神

圣的日子，她希望，真真切切地希望，父亲对她说点什么，祝福新生也好，回忆旧痛也好，什么都好，她想听见父亲的声音。

在手被递到未婚夫手里之前，父亲终于开口了：“开心吗？”

佳醇的眼泪夺眶而出，用力地点点头，“开心，爸爸，我很开心！”

婚礼持续了整个上午，父亲却仍然只待了半个小时，他匆匆离去的背影残酷而无情，让这场温馨的仪式陷入一种凄冷的氛围之中。

佳醇为此向母亲埋怨：“他怎么可以这样，他难道不是只有我一个女儿吗？对他来说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出嫁更重要的事情吗？”

母亲只是看着手表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倒是丈夫抱着佳醇的肩膀，安慰说：“也许父亲真的有别的事情，我们要理解他，以后还有机会见面的。也可能，他毕竟这么长时间没见过你，和这里的其他客人也不熟，坐在这里会不好意思吧。”

“他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是他的女儿，他跟我亲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在意别的事！”佳醇用手捂着眼睛，肩头抽动，“永远都是这样！永远都是半个小时！在他眼里，我就值半个小时！”

丈夫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是更紧地抱着她。

“要是他没时间来，那就干脆不要再来！”佳醇抹掉眼泪，最后说道。

佳醇确实没有再见到父亲，三天之后，母亲告诉他，父亲去世了。

此时的佳醇已经从婚礼的情绪化波动中平静下来，她无心追究父亲的我行我素，也不会后悔自己说过的狠话。她告诉自己，既然已经把一生托付给另一个男人，有没有父亲也就无所谓了。

但事实却并非如此，在父亲的死讯面前，她才发现自己所有的倔强都是假装的。

“他死的时候在哪里？是一个人吗？有人陪在他身边吗？”

母亲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说：“我带你去见他。”

佳醇突然意识到，某个埋藏了十几年的秘密即将被揭开。

这里是一所医院的地下室，寒冷而阴森，四周只听得到像冰箱一样发出的低低的“嗡嗡”声。

沿着走廊，除了顶部密布的管线之外，就是墙边依次排去的大铁柜子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佳醇问。

“人体冷冻柜。”母亲一边回答，一边朝远处一个柜子走去。

“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你知道冬眠吗？这个跟冬眠一样，可以把人冷冻起来，让时间在他们身上停止，等到需要的时候，再把他们唤醒。”

佳醇还是不明白：“为什么要冬眠？人类又不缺食物。”

母亲走到一个柜子前停下，那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，“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有的是觉得现在活得没意思，想靠这种办法去未来；有的是得了绝症，医生目前治不好，只能指望将来；还有的，比如你父亲——”

“是因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——”

“是的，佳醇……”母亲转过脸来，看着女儿，脸上带泪，“我们骗了你，你爸爸他没有跟我离婚，这十多年，他一直被冷冻在这里。”

“医生查出他得病的时候，他已经没剩下多少天可活了，医生说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大碍，但随时都可能死，以现有的技术，别说治疗，连病因都找不到。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，除了等死以外，我和你爸爸每天数着日子，看着他一天天憔悴下去，他连遗书都改了好几遍。快到最后的时候，医生问我们愿不愿意试试人体冷冻，因为还在试

验期，所以是免费的。”

“你们同意了？”

“我们没有别的选择，一种是死，一种是保留一丁点儿希望。”

佳醇无法想象父亲那个时候对生的渴望有多么强烈，“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
母亲按下柜子旁的阀门开关，“你还太小，不会明白这样做的意义。而且，你爸爸说，万一冷冻期间出了什么问题，他还是死了怎么办；也可能，不管冷冻到哪个时代，他的病都没办法治好，又怎么向你解释。与其让你被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折磨，不如让你认为他是一个无情的父亲。”

佳醇内心感到阵阵酸楚，“那他怎么不乖乖冬眠，老是回来看我？”

“因为这才是他接受冷冻实验的真正目的。你爸爸对治愈没抱多大希望，他只是放心不下你，你还那么小，路还那么长，你碰到障碍和挫折的时候，他希望能亲自给你鼓励和勇气。所以，他请求医生和我安排时间唤醒他，以便在你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可以及时地出现在你身边。医生一开始是反对的，因为这会严重影响冷冻质量，但架不住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恳求，医生最后批准了，但要我们保证每次唤醒只有一个小时。”

曾经发生的一切，在这一刻，都说得通了。

原来，每次半小时的重逢，都是父亲消耗生命换来的珍贵赐予。

母亲拉出大柜子，玻璃表面下，能看到父亲的脸，他似乎没有变化，胡子刮得很干净，就像是睡着了一样。

“他在这里面躺了十几年，会不会很冷很孤独？”佳醇轻声问。

“他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都写在这里面。”母亲从口袋里拿出一沓信，“这是他改了很多遍的遗书，每一个版本都在这里。”

佳醇接过信，看到最上面那一封的封面写着：“女儿，爸爸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但还是想亲眼看着你长大……”

已经30岁的人了，不仅没有而立，还热衷于玩“真心话大冒险”这种游戏，是不是太幼稚了？

我停好车，熄灯后又在车里坐了一会儿，然后摇下车窗，见周围没有别人，悄悄走下车来，朝园内走去。深夜的动物园很安静，只是偶尔会听到夜行动物寂寞的叫声，不过它们也得不到回应，所以都有些百无聊赖。

脑子虽然有些恍惚，我却也不敢多做停留，凭着熟记于心的路线，径直朝狮笼走去。狮笼距离停车场并不远，很方便我的行动。

如果没记错，这一路过去一共有四个摄像头。我停下脚步，摸出一根烟点着，抽了一半，然后看到摄像头的指示灯被关上了，不错，勇哥办事很牢靠。我掐灭烟，小心地收进口袋里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

还没到笼子边，我就闻到了狮子的气息，原始而充满野性——也夹杂着浓烈的粪便气息，当然，它肯定在更远的地方就发现了我，不过它并没有表现得躁动。

因为，我是它的饲养员。

我打开笼子，轻轻叫这只母狮子的名字，我养了它七年，我们彼此

都有完全的信任感。

果然，我听见狮子起身走了过来。它的脸在我伸出的手掌上蹭了蹭，一双巨大的眼睛在月光的映射下发出诱人的光亮。假如我不是这个身份，我一定已经被吓得当场瘫倒，只能任它摆布了。

“走，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”我拍拍它的头，示意它跟我出来。

没错，我是来偷狮子的。

狮子试探着跟我走出了笼子，它紧跟在我身后。毕竟是从小在动物园长大的，它并没有要逃跑的意思，只是不住地打量周围的景色，尽管已是深夜，但对它来说，想必也是亮堂堂的吧。

勇哥已经坐在车里等我了，“怎么样，顺利吧？”

“我搞不懂为啥要选这么变态的大冒险？”

“说好的愿赌服输，对吧？”

“我真是疯了，拿自己的工作跟你们开玩笑！”

“行啦，行啦，赶紧上车走了，小伟还在家等着呢，他喝那么多酒，别一会儿睡着了。”

我把狮子带上车，它对这个更小的“笼子”倒没什么排斥，都没咕啾一声，只是安静地趴在后窗前，好奇地往外面张望。

勇哥车开得很快，我连声叫他开慢点，本来就喝了这么多酒，待会儿碰到交警，怎么解释车里的大型食肉动物。他大笑一声说，老子放狮子咬死他。

回到家，我们费了半天劲才把狮子弄进房间，人味太重，它有些不适应，不安地在客厅徘徊。

小伟已经在卧室的床上躺下了。

“他都睡了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，他自己选的大冒险，必须执行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我把狮子赶进卧室，然后锁上了房门。

“你说，他选这个大冒险会不会没当真，只是开个玩笑？”趁着脑子还有一点意识，我说出了自己的怀疑。

勇哥轻蔑地一笑：“小伟是说一不二的男子汉，他既然敢选被狮子咬死，就绝对不是开玩笑的！”

在这间满是酒气的房子里，我和勇哥继续喝着酒，一边听小伟的惨叫声，一边等着天亮。